

# SIOP模式与英语专业精读课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耦合机制研究现状

帅易琼

重庆移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 摘 要

在当前高等教育致力于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宏观背景下, 英语专业教学正经历着从单纯语言技能训练向深层思维能力培养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期以来, 我国外语界受困于学生“思辨缺席”的结构性难题, 这一现象在传统的精读课程中尤为凸显, 表现为学生在逻辑推理、批判性评价及创新解决问题能力的显著匮乏。作为应对, 美国的庇护式教学观察协议(Sheltered 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 SIOP)凭借其兼顾语言习得与学科内容获取的双重优势, 被引入中国外语教学现场, 并被视为打破“思辨缺席”僵局的潜在良方。本文基于详实的文献数据与实证案例, 旨在构建一份详尽的行业研究报告, 全面剖析SIOP模式与英语专业精读课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耦合机制。

## 关键词

SIOP模式, 批判性思维, 耦合机制

## Coupling Mechanisms between SIOP Model and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in English Major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A Research Review

Yiqiong Shua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College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Chongqing

Received: November 16,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8,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6, 2025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gher education's emphasis on cultivat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novative talents,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critical transition from pure language skills training to deep-level cognitive ability development. For years,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grappling with the structural dilemma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deficit", which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raditional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This manifests as a marked deficiency in students' logical reasoning,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innovative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In response, the Sheltered Instruction Observation Protocol (SIOP), an American pedagogical model renowned for its dual focus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content mastery,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context as a potential solution to break the impasse of "critical thinking absence". Based on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seeks to construct a detailed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 tha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SIOP model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English major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 Keywords

SIOP, Critical Thinking, Coupling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 1.1. 研究缘起：新文科背景下的“思辨缺席”危机

在 21 世纪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语境下，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已发生深刻位移，从知识的静态传递转向了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动态培育。对于作为人文核心学科之一的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而言，这一转型尤为紧迫。教育部发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CT)列为外语人才的核心素养。然而，与其宏大的培养目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外语专业学生在思维品质上长期面临着严峻挑战。

这一挑战被黄源深教授形象地概括为“思辨缺席”(Absence of Critical Thinking)。具体而言，这一现象在外语专业学生群体中表现为：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往往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能力；在观点阐述中，论证过程苍白无力，过度依赖主观感受而非客观证据；在跨文化交际中，难以透过语言表象洞察深层的文化逻辑与意识形态差异[1]。这种思维能力的短板，不仅限制了学生学术研究的深度，更严重削弱了其在国际职场中的核心竞争力。

追根溯源，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英语专业精读课(又称“综合英语”)长期的教学范式密切相关。作为英语专业的“看家课”，精读课占据了总课时的半壁江山，理应成为思维训练的主阵地。然而，传统的精读教学模式往往陷入“词汇 - 语法 - 翻译”的线性路径，过分强调语言符号的机械记忆与模仿，忽视了文本背后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与逻辑架构。课堂话语权长期被教师垄断，学生沦为被动的知识容器，这种“浅层学习”机制天然地排斥了批判性思维所必需的质疑、探究与重构过程。

## 1.2. 范式转型：SIOP 模式的引入与本土化契机

面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困境，寻找一种既能保证语言输入质量，又能系统性提升思维能力的教学框架，成为外语界亟待解决的课题。在此背景下，诞生于美国中小学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教学改革实践的 SIOP 模式(庇护式教学观察协议)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SIOP 模式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 Echevarria、Vogt 和 Short 等学者在美国教育部资助下，历时七年研发而成[2]。该模式最初旨在解决非母语学生在主流学科课堂(如数学、科学、社会学)中面临的语言与内容双重障碍。其核心理念在于“双重聚焦”：即在同一堂课中，既要有明确的学科内容目标(Content Objectives)，又要有清晰的语言学习目标(Language Objectives)。这一特征与我国英语专业精读课“人文性”(内容)与“工具性”(语言)并重的课程属性具有天然的同构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逐渐发现，SIOP 模式并非仅仅是一种语言教学法，其内部严密的八大板块与三十条教学特征，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发展脚手架。从“背景建立”对旧有图式的激活，到“互动”环节对观点博弈的鼓励，再到“策略”板块对元认知监控的强化，SIOP 的每一个环节都隐含着对思维能力的深度关照。近年来，各高校开展了一系列基于 SIOP 模式的教学改革实验，初步证实了该模式在中国语境下的适切性。

本研究对现有文献的深度挖掘与综合比较，系统梳理 SIOP 模式与英语专业精读课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耦合机制，探究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操作策略及实证效果，为深化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一份详尽的学术参阅。

## 2. 理论基础与前沿综述

要深入理解 SIOP 模式与批判性思维的耦合机制，必须首先对两者的理论内核进行深度剖析，并找到其理论上的接口。

### 2.1. SIOP 模式的理论架构与核心要素解析

SIOP 模式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高质量庇护式教学(Sheltered Instruction)的操作化模型。它将抽象的教学理念具象化为一套可观察、可操作的协议。根据 Echevarria 等人(2008)的经典界定，SIOP 模式由 8 个一级指标(板块)和 30 个二级指标(教学特征)构成，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教学闭环[2]。

SIOP 的八大板块并非随意的组合，而是遵循了人类认知学习的心理过程：

1. 课程准备(Preparation)：这是教学的起点。不仅要求设定内容与语言目标，还强调利用辅助材料(Realia)和调整内容以适应学生水平。这体现了“最近发展区”(ZPD)理论的应用。

2. 建立背景(Building Background)：强调将新知识与学生已有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及过往学习经验相连接，并明确讲授关键核心词汇。这基于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即思维的发生依赖于原有认知结构的激活。

3. 可理解性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要求教师通过调整语速、使用非语言线索等方式，确保输入略高于学生现有水平( $i+1$ )。这是 Krashen 输入假说的直接体现，只有可理解的信息才能被加工为深层的思维素材。

4. 策略(Strategies)：显性教授认知策略(如复述、归类)和元认知策略(如自我监控)，并使用脚手架技术(Scaffolding)。这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关键环节。

5. 互动(Interaction)：强调频繁的师生、生生互动，提供澄清概念的机会。基于 Vygotsky 的社会文化理论，思维是在社会交往中内化而成的，语言输出(Swain 的输出假说)是思维精密化的过程。

6. 应用与实践(Practice/Application): 提供动手动脑的机会, 整合语言与内容。这是知识迁移与内化的必经之路。

7. 授课(Lesson Delivery): 确保教学进度与目标的一致性, 维持高参与度。

8. 复习与评估(Review/Assessment): 对关键概念和词汇的复习, 以及对学习结果的持续性评估。

SIOP 的精髓在于其 30 条具体特征的落实。例如, 特征 10 强调“根据学生水平调整语言”, 特征 15 明确提出“使用高阶提问激发高阶思维”, 特征 18 要求“给予充足的等待时间(Wait Time)”。这些微观特征直接决定了思维训练的质量。

## 2.2. 批判性思维的双维结构与外语学科的适配性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学界虽众说纷纭, 但多以“德尔斐报告”(The Delphi Report)为基准。该报告通过特尔斐法达成了共识, 构建了 CT 的“双维结构”: 认知技能维度 (Cognitive Skills): 这是思维的“能力”层面, 包括阐释(Interpretation)、分析(Analysis)、评价(Evaluation)、推理(Inference)、解释(Explanation)和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在外语精读课中, 这对应着对文本深层含义的解读、对作者观点的逻辑解构以及对自己阅读过程的监控。情感气质维度(Affective Dispositions): 这是思维的“意愿”层面, 包括探究真理、思想开放、分析性、系统性、自信度、好奇心等。这决定了学生是否愿意跳出舒适区, 去挑战权威观点或接纳异质文化[3]。在英语专业教学中, 文秋芳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思辨能力层级模型”, 强调元思辨能力(自我调控)对思辨技能的统领作用, 这与 SIOP 模式中的“策略”板块高度呼应[4]。

## 2.3. 耦合机制的理论逻辑: 为何 SIOP 能培养 CT?

SIOP 模式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耦合并非简单的叠加, 而是深度的融合机制。其理论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输入层面的认知减负: SIOP 强调“可理解性输入”和“背景建立”, 有效降低了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认知负荷。根据认知负荷理论, 当学生不再为单纯的语言解码而耗尽工作记忆资源时, 他们才有多余的认知资源投入到分析、评价等高阶思维活动中。过程层面的支架搭建: SIOP 的“策略”与“互动”板块提供了思维发展的脚手架。通过显性的策略指导和同伴互助, 学生能够跨越思维的最近发展区, 完成独立无法完成的复杂思维任务。输出层面的逻辑重构: SIOP 强调“应用”与“复习”, 要求学生用目标语进行意义协商和观点表达。这一过程迫使学生对思维碎片进行逻辑重构, 从而实现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的同步提升。

## 3. 国内外相关耦合策略文献综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深度梳理, 我们发现 SIOP 模式在英语精读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策略并非单一维度的, 而是渗透在教学的全过程。以下将从四个核心耦合环节进行详细综述。

### 3.1. 教学目标与背景构建环节的耦合策略

在课程的起始阶段, SIOP 模式要求教师进行极具前瞻性的设计, 这是思辨训练的逻辑起点。

#### 3.1.1. 目标设定的思辨导向

传统精读课往往只列出“掌握单词 X、语法点 Y”的语言目标。而在 SIOP 模式下, 文献显示, 有效的研究者和教师会将高阶思维动词(如 analyze、evaluate、create、critique)显性地写入“内容目标”中<sup>1</sup>。例如, 在教授文学作品时, 目标不仅仅是“读懂故事梗概”, 而是设定为“分析主角性格转变的内在动因(推理能力)”或“评价作者的叙事视角对主题表达的影响(评价能力)”。这种目标设定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思辨的基调。



### 3.1.2 激活图式与制造认知冲突

“建立背景”不仅是复习旧知,更是激发思辨火花的场所。余娟(2021)在研究中展示了极其典型的策略:在讲授《绿色生活》(Living Green)一文时,教师并未直接灌输环保概念,而是利用 SIOP 的背景建立策略,展示一系列生活场景图片(如使用纸袋、驾驶电动车),让学生基于已有认知辨析哪些是真正的“绿色”。教师通过引入反直觉的信息(如纸袋生产的高能耗),制造认知冲突(Cognitive Conflict)。这种冲突迫使学生修正原有图式,进行初步的“判断”与“解释”,从而启动了思辨过程[5]。同样,陈阳(2023)的研究指出,在讲解《西方与日本决策模式的文化差异》时,教师并未直接讲授结论,而是引导学生回顾自己生活中的决策经历,对比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这种基于背景知识的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不仅建立了新旧知识的联系,更锻炼了学生的“推理”与“文化批判”能力[6]。

## 3.2. 可理解性输入与多层级提问的耦合

在授课过程中,如何通过输入和提问引导思维层层深入,是 SIOP 模式的核心技艺。

### 3.2.1. 从展示性问题向参考性问题的跃迁

吴厦厦(2015)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策略:传统的精读课堂充斥着“展示性问题”(Display Questions),即答案唯一、旨在检查记忆的问题(如“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SIOP 模式则强烈倡导“参考性问题”(Referential Questions)和高阶提问。例如,在讲解《亡者归来》(The Dead Return)时,教师的问题链设计为:理解层:日本的盂兰盆节有哪些习俗?分析层:你如何理解文中提到的“死亡”概念?作者通过哪些细节描写传达了对逝者的情感?评价/创造层:如果逝者真的能归来,你会对他们说什么?你如何评价这种视死如生的文化观念[7]?

这种分层提问策略,严格遵循 Bloom 认知分类法,引导学生从低阶记忆攀升至高阶评价[8]。

### 3.2.2. 多模态输入的补偿与思维触发

马雨微和张焕新(2020)在《欧洲文化》课程的研究中发现,SIOP 模式提倡的多模态输入(图片、视频、音乐)不仅是语言的“补偿策略”,更是思维的触发器。例如,在讲解文艺复兴时,教师展示达·芬奇的画作,让学生观察人物表情、构图细节,并据此推断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这种“观察-推断”的过程,有效地绕过了语言障碍,直接锻炼了学生的观察力与逻辑推理能力[9]。

## 3.3. 互动协作与思维外化的耦合

“互动”是 SIOP 模式中最具活力的板块,也是批判性思维社会化建构的核心场域。

### 3.3.1. 结构化的小组讨论与思维可视化

SIOP 模式反对无效的“热闹讨论”,提倡结构化的互动(Structured Interaction)。孟莹(2023)在研究中介绍了多种具体的思辨互动常规(Thinking Routines),如:Think-Pair-Share(思考-结对-分享):先让学生独立思考(内化),再与同伴交流(外化与碰撞),最后全班分享(修正与升华)。这一过程给了学生充足的“等待时间”去组织复杂的逻辑。See-Think-Wonder(看见-思考-疑惑):引导学生从客观观察出发,进行逻辑推断,并提出深层疑问。Generate-Sort-Connect-Elaborate:通过概念图的方式,让学生将散乱的信息点进行分类、建立联系并详细阐述。这些活动将隐性的思维过程显性化(Making Thinking Visible),使同伴和教师能够对思维的逻辑性进行评价和纠正[10]。

### 3.3.2. 社交策略作为元认知监控

马雨微和张焕新(2020)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SIOP 环境下的高频互动迫使学生频繁使用社交策略(Social Strategies),如请求澄清(Asking for Clarification)、确认理解(Checking for Understanding)。这

本身就是一种元认知监控过程。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没听懂或表达不清时，他们正在对自己的认知状态进行评估。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是批判性思维的高级形式[9]。

3.4. 评价反馈与元认知反思的耦合

SIOP 的“复习与评估”板块强调对学习过程的全面反馈，这与思辨能力中的“自我调节”高度契合。

3.4.1. 多维评价体系的构建

陈阳(2023)指出，传统评价过于关注语言形式的正确性。在 SIOP 模式下，构建了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小组互评的多维评价体系。在评价标准中，引入了思辨维度，如论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连贯、视角是否多元。这种评价机制的转变，倒逼学生在产出过程中自觉监控思维质量。特别是小组互评环节，学生需要依据标准去评价同伴的观点，这本身就是高强度的“评价”技能训练[6]。

3.4.2. 反思与自我修正

SIOP 模式鼓励课后反思。研究建议利用学习档案袋或反思日志，让学生记录自己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思维路径，反思其中的逻辑漏洞。这种对“思维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inking)，正是培养元认知能力的最佳途径。

4. 主要实证文献及对策

尽管关于 SIOP 的理论探讨较多，但其效能必须经过实证数据的检验。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展了多项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实证研究，为 SIOP 模式的有效性提供了坚实证据。

4.1. 关键实证研究的深度剖析

以下是对几项具有代表性的核心实证研究的详细分析(如表 1)。

Table 1. Overview of mai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data comparison  
表 1. 主要实证研究概况与数据对比

| 研究者/年份               | 研究对象与样本                           | 实验周期        | 测量工具                        | 关键数据发现   | 结论推断   |
|----------------------|-----------------------------------|-------------|-----------------------------|--|--|
| 吴厦厦[7] (2015)        | 西安外国语大学 60 名大一新生(实验班 30, 对照班 30)  | 1 学期 (18 周) | CCTST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验)      | 总分: 实验班后测平均分显著高于对照班 ( $p < 0.05$ )。<br>技能维度: “分析”和“推理”维度提升最显著; 但在“评价”维度差异不显著。<br>提问能力: 实验班学生提出高阶问题的比例大幅上升。                                   | SIOP 能有效提升基础思辨技能，特别是分析与推理。高阶提问的增加表明学生思维活跃度提升。                          |
| 李盈新 & 李正栓[11] (2022) | 某省属重点高校 157 名大一新生(实验班 78, 对照班 79) | 1 学年 (2 学期) | CCTST-2000                  | 总分: 实验班后测(21.92)显著高于对照班 (19.48), T 检验值 = 4.887, $p = 0.000$ 。<br>维度差异: 分析( $p = 0.000$ )、推理( $p = 0.000$ )、评价( $p = 0.000$ )三项核心技能均有极其显著的差异。 | 随着实验周期延长(从 1 学期到 1 学年), SIOP 的效应量增大, 全面覆盖了 CT 的核心维度, 包括短期内较难提升的“评价”能力。 |
| 马雨微 & 张焕新[9] (2020)  | 39 名英语专业本科生                       | 1 学期        | Oxford 学习策略量表 (SILL) & 成绩测试 | 相关性: 学习策略使用与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r = 0.775, p < 0.001$ )。<br>策略变化: 实验后, 67% 的学生调整了策略, 元认知策略、社交策略使用频次显著增加。  | SIOP 通过优化学生的学习策略(中介变量), 间接促进了学业成绩和思维能力的提升。                             |

对比吴厦厦(2015)和李盈新(2022)的研究可以发现,实验周期对结果有显著影响。短期实验(1 学期)中,复杂的“评价”技能提升不明显,而在长期实验(1 学年)中,所有维度均呈现显著差异。这表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一个持久过程,SIOP 模式的累积效应显著(如表 1)。数据普遍显示,SIOP 模式对“分析”和“推理”能力的提升最为直接。这可能归功于 SIOP 强调的“背景建立”(分析旧知)和“推理性提问”策略。相对而言,“演绎”能力的提升往往较弱,这可能与语言学科偏重归纳的特性有关。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文本(如《亡者归来》《A Valentine Story》)均为具有深度人文内涵和伦理冲突的文本。这说明,SIOP 模式的效能发挥,高度依赖于具有思辨张力的教学素材。

## 4.2. 实施中的挑战与障碍

尽管数据积极,但实证过程也暴露了实施层面的严峻挑战。首先是教师认知负荷与备课压力,SIOP 模式要求极其细致的课前准备。例如,为了实施“多模态输入”,教师需要搜集大量的图片、视频素材;为了设计“分层提问”,教师需要反复研读文本。研究表明,许多教师反映备课时间成倍增加,且难以兼顾所有 30 条特征,导致实施过程中的“动作变形”。另外,大班教学对思维培养有一定的限制,SIOP 强调高频互动(特征 16、17),但在中国高校普遍的大班额(30~50 人甚至更多)环境下,很难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充足的互动机会。这导致部分性格内向或语言基础薄弱的学生可能在互动环节“搭便车”,其思维并未得到实质性锻炼。此外,评价工具的生态效度不足,目前研究多依赖 CCTST 等通用量表。然而,通用量表难以捕捉到结合具体学科内容(Context-Dependent)的思维变化。例如,学生可能在文学评论写作中表现出了深刻的洞察力,但在做逻辑选择题时分数提升不多。缺乏结合课堂话语分析的质性评估,使得我们对思维提升的微观机制了解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建立教研共同体与资源库、融合混合式教学与技术赋能、开发本土化学科思辨量表来解决。针对备课压力,应建立 SIOP 教学团队,实行集体备课。共享教案、多模态素材库和分层问题库,将个体负担转化为集体智慧;利用翻转课堂模式,将 SIOP 中的“背景建立”和部分“输入”环节移至课前线上完成,释放宝贵的课堂时间用于高强度的互动与思辨训练。利用 AI 辅助工具进行初步的语言错误纠正,让教师专注于思维质量的反馈;不再单纯依赖国外通用量表,而是结合英语专业的特点,开发包含思辨写作评分标准、课堂辩论观察量表等在内的多元评价工具,提高评价的生态效度。

## 5. 评价与展望

### 5.1. 研究现状的综合评价

纵观近年来国内关于 SIOP 模式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起步晚、增长快、从理论引进向本土实证转型”的演进轨迹。已初步构建了 SIOP 与思辨能力耦合的理论框架;证实了 SIOP 在中国语境下的有效性;积累了一批具有参考价值的教学案例。研究视野已从单纯的“教学法”拓展到了“学习策略”和“评价体系”等深层维度。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深度不够,目前的耦合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板块的对应上(如“互动”对应“思辨”),缺乏对微观话语机制的挖掘。例如,究竟是哪一种类型的互动(辩论 vs. 协商)对思辨提升最有效?目前的量化数据无法回答;另外,研究广度受限:研究对象高度集中在本科低年级基础阶段。针对高年级学术英语(EAP)、研究生阶段以及专门用途英语(ESP)的研究极度匮乏;还有方法论短板:缺乏纵向追踪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思辨能力的改变往往是缓慢的,目前的学期制实验难以捕捉到学生思维习惯的根本性重塑。

### 5.2. 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现状,未来研究可以向四个维度拓展,微观机制的精准解析、全学段与跨学科的生态研究、纵

向追踪与质性深描、数字化时代的 SIOP 重构。利用眼动追踪、有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及课堂话语分析等技术手段,深入探究 SIOP 的特定特征(如等待时间、脚手架类型)与特定思辨技能之间的因果链条,打开教学过程的“黑箱”;将研究对象拓展至高年级及研究生群体,探索 SIOP 在跨学科(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CBI)课程(如《法律英语》《商务英语》)中的应用,研究如何在专业内容极其复杂的语境下保持语言与思维的同步发展;开展跨越大学四年的追踪研究,观察经过 SIOP 系统训练的学生在毕业论文、职场表现中的长效思辨优势。增加质性个案研究,深描学生思维觉醒的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数字化时代的 SIOP 重构: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背景下,研究如何将智能写作批改、自适应学习系统融入 SIOP 框架,创造“人机协同”的思辨培养新模式。

## 6. 结语

在英语专业精读课中引入 SIOP 模式,并非简单的教学法更替,而是一场深刻的课堂生态革命。它试图在“语言形式”与“学科内容”之间架起桥梁,在“知识输入”与“思维输出”之间建立通道。现有证据表明,SIOP 模式凭借其科学的认知架构和严密的操作程序,为解决外语专业学生“思辨缺席”的顽疾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它通过显性的目标导向、深度的背景激活、多维的互动策略及元认知监控,成功地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内嵌于语言习得的全过程。

然而,模式的移植绝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备更高的学术素养与课堂驾驭能力,要求评价体系从单一走向多元,要求教学管理提供更具弹性的空间。未来的改革,应致力于构建基于 SIOP 理念的本土化思辨教学新范式,让英语精读课真正成为思想碰撞的场域,培养出兼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与深刻思维能力的卓越外语人才。这不仅是新文科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赋予外语教育者的历史使命。

## 基金项目

项目类型: 重庆移通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项目名称: SIOP 模式下英语专业精读课批判性思维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编号: 25JG3022。

## 参考文献

- [1] 王艳艳, 吴帆. 黄源深教授外语教学思想启示录[J]. 校园英语, 2021(1): 42-43.
- [2] Echevarria, J., Vogt, M.E. and Short, D.J. (2008) Making Content Comprehensible for English Learners: The SIOP Model. 3rd Edition, Allyn & Bacon, 87-102.
- [3] 度诗冈, 石果. 德国发表 1998 年德尔斐研究报告[J].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1998(7): 23-25.
- [4] 文秋芳. 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8(10): 29-34.
- [5] 余娟. 基于 SIOP 的大学英语教学学生思辨能力培养[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1, 40(4): 135-137.
- [6] 陈阳. SIOP 教学模式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促进[J]. 黑河学院学报, 2023, 14(5): 90-92.
- [7] 吴厦厦. 美国 SIOP 与中国外语专业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研究[J]. 外语教学, 2015, 36(4): 60-63.
- [8] Bloom, B.S., Englehart, M.D., Furst, E.K., Hill, W.H. and Krathwohl, D.R. (195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David McKay Co., 19-30.
- [9] 马雨薇, 张焕新. SIOP 模式下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实践及效果研究——基于《欧洲文化》课程[J]. 传播力研究, 2020, 4(3): 173-175.
- [10] 孟莹. 基于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阅读教学活动设计[J]. 科教导刊, 2023(11): 97-99.
- [11] 李迎新, 李正栓. 基于 SIOP 模式的大学英语教学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影响的实证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2(2): 104-118.